

WAIXING  
RENWU

# 外星任务： 我与外星人的零度接触

WO YU WAIXINGREN DE  
LINGDU JIECHU

石阳◎编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遭到了突然袭击，对手来自何处还无人知晓。他想单枪匹马来对付。真的，一点也不假，因为那个人就是我。

• 探究式学习丛书 •

# 外星任务： 我与外星人的零度接触

石 阳 编著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外星任务：我与外星人的零度接触 / 石阳编著. —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1

(探究式学习丛书)

ISBN 978 - 7 - 5424 - 1603 - 2

I. ①外… II. ①石… III. ①飞盘—青年读物②飞盘—少年读物③地外生命—青年读物④地外生命—少年读物  
IV. ①V11 - 49②Q693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473 号

**责任编辑** 杨丽丽

**装帧设计** 林静文化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0931-8773237)

**发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联系电话：010 - 61536005 010 - 61536213)

**印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 千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 000

**书号** ISBN 978 - 7 - 5424 - 1603 - 2

**定价** 23.80 元



# 前　　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全世界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对飞碟现象都极为关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目击往往得不到科学家的认同。当然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如飞行员，其中包括阿诺德，他是第一个将不明飞行物称为飞碟的人；如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这其中包括卡尔·荣格；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和霍金都谈到过外星人的话题。这些专业人士的认同，给不明飞行物的探索指引了一定的方向。还有一些是知名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参议员巴瑞·古尔德沃特等等。很难想象这些人也是癔症患者，或者说有哗众取宠的必要吧。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半是责难半是怀疑的情绪下进行的，以至大多数目击人在碰到这种情况下，都选择了沉默与回避。

除了每年都会出现的各种目击不明飞行物的报道外，其实如果翻翻史书，你会发现早在很久以前就有碟状物、太空飞船和着银装的小人等的记载。这种事情发生在外国，也发生在中国。当时由于人们的认识的限制，会把他们看成是天神，或者某种预兆。但是随着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想顺理成章地解释飞碟，或者不明飞行物现象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开始正统科学家对这种现象不屑一





顾，认为这都是市井小民的天方夜谭，或者哗众取宠。但是经历得多，看的人多了，似乎用这种解释就出现了不太合理的地方。这时候，人们就会把某些人的心理上的失衡放到了不明飞行物的解释上。

且不从时间上讲，仅从所获材料的广阔范围来看，这种解释还远远不够。即使有这种可能性，这些天外来客除了近期到达地球，而且或多或少可以被人类理解之外，恐怕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不管怎样，要想正确理解这种现象并对此做出定论，在智力上、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复杂和微妙的考验。

迄今为止，人类对此了解甚少，除了思索之外还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是，决不能瞎猜，应该小心谨慎，要有凭据。

- 他们可能来自别的星球。

- 他们可能来自地球，但是与我们截然不同，可惜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无法证实他们的真实存在。

- 他们可能来自时空的另一面，或者说来自另一维，与我们共存而我们不自知。

- 他们可能来自时间上的同一维而在空间上属另一维，这就涉及时间旅行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人转变成某种能量中介，例如光或无线电波，然后在离地球 10 万光年的地方安装一台二次转变器，那么一个人一步踏出门槛就会感觉到了另一端，回过头来再迈一步他就会发现自己在 20 万年后的未来。虽然这是一台笨重的时间机器，但很管用。认为时间旅行不可能，那是不对的。

- 他们可能来自我们内部，是人类某种神话传说中真实的对象。

- 他们是自然现象的副作用。我们对于影响人类有机体的磁体和各种各样的超低频所知甚少。也许电磁场中一些自然产生的异常能量拨动了人类心中某个幻觉的琴弦，奏出了与肉体同样的感受。

- 他们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方面。人类自古以来就相信来世。3000 年以前中东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方式表明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可能就



已存在文明。也许我们真有来世，但是这种来世与传统的观念有所不同。也许你我都是幼虫，而“外星人”是成虫的形式。人类当然就像幼虫蚕食着灌木那样正在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

在东方，有一种信念是人的往复生存，上一辈子与下一辈子似乎仅靠一碗孟婆汤就能够分开。

在西方“转世”这个词儿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各种各样追求玄学或者修炼的人都爱用它。但是真正的转世与今生获得幸福没有任何关系，解脱也并不意味着以诵佛念经获得正果，获得拯救也不是基督教主义者康复仪式的副作用。对于禅宗的和尚、穆斯林的苏菲、天主教徒或者耶和华的见证来说，转世都是一回事：这就是把自己交给主上。

麦斯特·埃克哈特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像玻璃那样清纯明净，让上帝的光芒穿过。”

在世界，不明飞行物研究者早就发现目击飞碟和小矮人这个核心部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如果他们是天外来客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来到地球已经一两千年而一直隐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们最近才来，通过某种方式溜入先前存在的人类神话以藏身？

或者更加奇特：他们从肉体上可能已经真正到达未来的某个时间，而回过头来从人类整个历史中研究我们。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到此不久，比方说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进行着一项研究，从我们的角度看，覆盖了人类历史的全过程。

美国政府也许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与外星人有过某种接触，甚至也可能收集到一些飞碟的残片和乘坐飞碟者的遗骸。第一份材料是罗伯特·I·萨巴彻博士于 1983 年 11 月 29 日写给威廉·斯坦曼先生的一封信。斯坦曼先生是一位飞碟研究人员，他调查了萨巴彻 40 年代后期在政府中的咨询活动。这封信被允许公开发表，但迄今为止仍未全部公开，只有一个叫做共同飞碟网络的组织在他们的杂志里已全文登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这种现象的。



科学家和大学教师。

萨巴彻博士曾是艾森豪威尔内阁时期国防部研究与开发委员会的顾问。他年轻时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撰写了《高频与超高频工程》、《军事机构研究鉴定》以及《电子学和工程学百科辞典》，该辞典被看做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

他还担任过佐治亚技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田纳西州奥克里治核研究所顾问、海军和国防部顾问。他还是许多机构的法人代表，其中他担任通用科技公司和联邦人生保险公司总裁职务。

下面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关于援救飞碟一事，本人与参加援救人员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援救的具体日期。

.....

现在唯一能想起来的是，当时据说从飞碟残骸里得到了一些非常轻的材料，而且非常坚硬。可以肯定我们的实验室进行过非常认真的分析。据报道那些机器和操纵机器的人重量也很轻，足以承受与其机器相关的巨大的加速和减速。我记得在与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谈话中感觉到这些“外星人”身体结构就像我们地球上的有些昆虫……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对这些东西高度保密，为什么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

像昆虫的外星人，这个命题一旦展开，你会发现：

如果这些外星人确实像昆虫，那么他们就可能像蜜蜂那样形成一个群体，不但像我所看过的那么小，而且也像萨巴彻博士所听到的那么轻。从躯体上来说，即使形成相当大的群体，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对手，而且可能没有什么自我的概念。如果当做一个整体就不能轻视他们，如果分开看则不屑一顾。如果他们的思维也是群体结构，那么他们的语言就可能是一种生物功能，而不是后天所学的了。也许就像地球上蜜蜂的语言一样：一系列的动作、气味和口腔分泌的组合，或许还有其他因素。



生物学上的一大谜就是蜂群怎样发生作用、一窝蜂是否具有群体思维。

在普林斯顿对于蜜蜂的研究已进行了许多年，其部分目的是要确定在食源被移动的情况下，一窝蜂在一定的时间内会找到它。每天把它们的食源移动一定的距离，不久发现蜜蜂会在预计放置的地方等候。

多么聪明的群体思维！然而，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自己内部是怎样沟通的，它与其他群体怎样交际，这可能难以知道。

第二个证据则是 1947 年 7 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附近的一个农场发生了一起事件，有人谣传说“当局搞到了外星人的尸体”。1947 年这一年当中，新墨西哥州的大量报纸刊登了许多关于奇怪的光的报道。当时，连篇累牍的报道了有关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一带第一次发现飞碟一事，也有人认为新墨西哥州境内的目击者可能是把两次 V - 2 火箭的发射混为一谈：一次是在 6 月 12 日，另一次是在 7 月 3 日。

然而，7 月 2 日傍晚，有人在罗斯韦尔上空看见了奇怪的飞行物，并在当地做了报道。这个东西很明亮，向西北方向飞行。7 月 8 日驻罗斯韦尔部队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该消息在许多报纸杂志上登载，其中包括《旧金山编年史》。这则消息是该基地司令授权公共关系官员瓦尔特·豪特中校发布的。

后来，据说罗斯韦尔部队空军基地第 8 作战部队第 509 轰炸小组的情报室，与当地农场一位农夫和切弗斯县长办公室的合作下，有幸捕获飞碟。

该飞碟于上周某个时间降落在罗斯韦尔附近的一家农场里。由于没有通讯设施，该农夫将飞碟圈起来，直到他与县长办公室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通知第 509 轰炸小组情报室杰斯·马塞尔少校。

空军立即出动，在那位农夫的农场找到飞碟。接着在罗斯韦尔空军基地对其进行了检查，然后经马塞尔少校转给上级司令部。

后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该飞碟实际上是坠落的气象气球。也可能



是这样，不过一个坠落的气球居然能引起如此的轰动那是很奇怪的事。

接着《编年史》报道了罗杰·拉美将军的声明，说该坠落物是“一台高空气象观测装置”，其本身由“一只箱形风筝和一个气球”组成。据报道拉美将军还说该物是“反射雷达的星状锡箔目标”。既然拉美将军称该物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竟然无法做出确定的结论，这实属怪事。在40年代，空军基地的工作人员对气象气球以及箱形风筝之类的东西很熟悉，因此他们不至于看错。对于像威廉·布兰查德上校这样一位基地指挥官来说，他下令发布新闻称其为坠落的飞碟更不会有问题。该残骸由空军情报官员杰斯·马塞尔和加维特骑士捡到，这两人不会同时把气象气球和雷达目标认错吧。

因此，该残骸可能是军官们最先看见时的那种东西，可能是他们告诉报界的那样。显然他们没有看出拉美将军的掩盖意图。

据合众社原引最先发现该装置的农夫布拉泽尔的话说：“他很抱歉把这件事说了出去，他说那只不过是锡箔和别的什么。”这位农夫的话有几个大漏洞。首先，在他说这番话之前，好几天被禁止与外界接触；其次，他的家人说他是在胁迫下说这番话的，而且不允许他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这一点有据可查，而且也是证实被胁迫的证据；最后一点更有说服力，而且与农夫逼真的描述没有关系：最初被卷入的空军官员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对付的不是什么稀罕物，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发布那样的新闻。美国杂志《疑点探索》1986年4期曾以《坠落飞碟主张的破产》为题详细地说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疑点探索》里的那篇文章大谈特谈农夫布拉泽尔说的话，但无论如何都不承认那是在强行扣押和空军官员审问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如果他发现的是坠落的气象气球，他们为什么要审问他呢？应该审问的是空军的那些官员并绳之以法，追究他们为什么发布那些“假新闻”，而没有任何理由扣押一个无意提供假情报的无辜平民。奇怪的是，根



据我能够从空军得到的信息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涉嫌参与这次新闻发布的任何官员采取过严肃纪律的措施。

他们审问布拉泽尔先生是企图让他改变说法吗？从逻辑上讲似乎没有其他结论。罗斯韦尔事件不容掩盖的事实是，一些专业素质过硬的空军官员在观察了现场之后，导致了那次新闻发布，宣称空军营救了坠落的飞碟，并在此之后企图改弦易调。即使在这个时候，无论是那则消息，还是其作者的职业素质，还是他所在基地的司令，或者有关情报官员从未在公开场合或者依照我所能知道的空军内部程序受到质询，而其原始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所看到的究竟会是什么，却受到威胁，被强迫改变说法。甚至这个过程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说明这个人一直不顾威胁坚持自己的观点。近来，《疑点探索》试图揭露这一事件，但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那条消息的作者原来持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他认为所有不明飞行物事件都可解释。我本人没有遇到多少科学家愿意这样大胆地断言这些转瞬即逝的鲜为人们所理解的现象，而且我不知道《疑点探索》的最近那篇文章是否超越了其怀疑态度的健康范围。

不明飞行物肯定有着深奥的秘密，这一点的确不容否认。20世纪70年代参议员巴瑞·吉尔德沃特未能看到在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进行的有关研究不明飞行物的机密文件。国家安全局竟然求助于最高法院对其部分有关飞碟的文件实施保护措施。

劳伦斯·福塞特和巴瑞·J. 格林伍德合著的《明显的意图》一书中通过信息自由法规获得的一些合法文件显然说明，在过去这些年里政府职员至少经历过非常奇怪的事件。两位作者证明曾经发生过一些异乎寻常的奇怪事件，而且政府对此秘而不宣。

1966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了一次“不明飞行物科学研讨”。这次会议的报告——《康顿报告》于1969年发表。从那本书的前言就可得出结论，认为没有什么飞碟。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个报告，你发现其内部的结论与前言中所说的并不一致！他在前面说了当时的科罗拉多大



学业务部主任罗伯特·娄，给他的上司呈交了如下的备忘录：

我们的研究小组几乎全由持怀疑态度的人组成。他们虽然得不出否定的结论，但是能够或者将要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我认为其诀窍是对这个项目进行描述，使公众把它看成完全客观的研究，而在科学界产生一批不信任者将竭尽全力进行客观研究，但他们几乎不期望发现什么飞碟。

这个项目一开始，康顿在一个公共场合表示：“我现在就想建议政府不要插手此事。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要想做出结论需待来年。”在执行研究项目一开始就持这种态度是不健康的，说这样的话就应该引咎辞职。

参与这次研究的许多科学家与康顿持不同观点，尤其是在看到数据之后。有些人辞职以表示抗议，其中有一位大卫·桑德斯博士为此写了一本书，名为《有飞碟吗？有！》。几个星期之后，1968年11月，康顿宣布了他自己否定的结论。

康顿报告结束了美国政府对不明飞行物方面的广泛兴趣。随着政府从这个领域的撤退，全国上下的科学家做出反应，拒绝对这类事件进行严肃对待。许多有威望的人士被置于尴尬的境地。但是在民间，人们被外星人绑架的案件开始悄悄地增多起来。

如果国家政府、相关研究机构、专门部门不把这种事情不当回事，那么这件事就永远没有揭开谜底的时候。而在与不明飞行物的接触中受到伤害的目击者们，由于缺乏社会的支持，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是无可挽回的隔阂。当他们看见旨在揭露的虚假故事或者看到像他们自己的人在新闻界大开玩笑，他们实际上又遭到了自己同类的袭击。

康奈尔大学教授卡尔·萨根博士曾多次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有不明飞行物或者外星人。准确地说，还没有可以公开承认的物质实体。大量遭遇外星人的记忆，虽然或多或少带有想象的成分，可以说明有某种实体



的存在，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经过仔细鉴定的照片资料证明不明飞行物的存在，除了情感上无法接受之外实际上却难以反驳。当然，也有一些骗子谎称他们曾与外星人接触，提供假照片，有些竟然作假作得很巧妙。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小说家，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着稳定的生活模式，偏于保守的思想，曾经受到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更追求社会上主流思想的意见和见解，对那些小道消息不以为然。在他开始遭遇到外星绑架这一事件时，其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就可想而知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我的世界。他害怕如果说出自己的秘密，会遭到亲人以及朋友的笑话。他宁可自己承受痛苦，用各种他们可以想到的心理因素，麻醉自己，回避他在每个夜晚的痛苦经历。

最初，他以为是神经出了毛病，请教了三位心理学家、三位心理分析专家，他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验和神经检查，发现各方面都正常。他还找到了一位有三十多年经验的测谎专家，他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他对所谓飞碟和外星人这一类事情向来不感兴趣，认为显然这是错觉或幻觉，是虚假的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当他们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进入一个冷淡的持怀疑态度者的生活，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后来，他还发现许许多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们的神志都很健全，他们并非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各个层次。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科学家、一位警察和一位联邦官员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

他还不断地用很隐晦的方法，对自己身边的人旁敲侧击，希望用他们的反证来说服自己。但是事情的结果向着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情况发展着。他们不是一次不明飞行物的目击者，他们还是一场或者很多场外星绑架事件的当事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外星人从小就开始跟踪的一个外星试验品；甚至于他们的亲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情何以堪？

他们本来打算用催眠来说服自己，却陷入到一场万劫不复的不停的可怕回忆的泥坑。

他不断地反问自己：究竟那些生物来自何方？是人类的前身，还是未来的人类？他们偷偷潜伏在人们身边，只有夜晚才敢出来活动，他们究竟是要干什么？他们究竟是胆大妄为，瞧不起人类？还是因为胆怯，才敢在夜间集体活动？

嘲弄这些受害者和嘲弄被奸淫的人是同样卑鄙的。人们还不知道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是什么；然而，无论如何，从这些人的反应来看，这种事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一些爱高声喊叫专门揭短的人，他们内心不可告人的恐惧显然使自己丧失了理智，在他们的怂恿之下，这些受害者得到的是社会的冷遇；而对于飞碟以及可能之中的外星人之谜的认真探索，许多持谨慎态度的科学家则表示关注，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将科学引入歧途。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讲，这至少已经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了。确实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知识阶层的人不应该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勇敢地公开面对这个未知数。当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未知数发生了变化。当你眨眨心灵的眼睛再去看它时，你是向真正的理解迈出了一步。

见过外星人的人都说那是一些凶猛的小矮人，他们的眼睛似乎能看到人类的内心深处。这些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他们甚至想得到一些东西。无论他们在寻找什么、想得到什么，绝对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其目的似乎并非想得到人们所期待的公开交流，远不止如此。也许他们在寻求灵魂的更深处：他们在寻求与我们沟通。



# 目 录

<b>第一章 午夜惊魂 .....</b>	001
第一节 四种外星人 .....	001
第二节 那一夜 .....	007
第三节 一只盯着我看的鳲枭 .....	009
第四节 一个人的战斗 .....	012
<b>第二章 逃不开的宿命 .....</b>	017
第一节 共同的秘密 .....	017
第二节 寻找救命稻草 .....	019
第三节 不想催眠 .....	024
<b>第三章 深陷其中 .....</b>	029
第一节 追寻空白的记忆 .....	029
第二节 良心 .....	040
第三节 圣诞记忆 .....	043
第四节 被选中的人 .....	050
<b>第四章 自我救赎 .....</b>	055
第一节 人类以外的智类 .....	055
第二节 重回木屋 .....	060
第三节 她 .....	064
<b>第五章 追忆似水童年 .....</b>	069





第一节	无法印证 .....	069
第二节	火车疑案 .....	072
第三节	突如其来的一段回忆 .....	074
<b>第六章</b>	<b>逃离 .....</b>	<b>080</b>
第一节	鼻血 .....	080
第二节	不祥的味道 .....	082
第三节	流亡 .....	088
第四节	白色的东西 .....	090
<b>第七章</b>	<b>催眠的力量 .....</b>	<b>093</b>
第一节	表层记忆 .....	093
第二节	深层记忆 .....	099
第三节	心像 .....	106
<b>第八章</b>	<b>安娜的梦魇 .....</b>	<b>111</b>
第一节	小飞机 .....	111
第二节	没有得到的反证 .....	114
第三节	第二段记忆 .....	127
第四节	第三段催眠 .....	132
第五节	另一个世界 .....	137
<b>第九章</b>	<b>儿子 .....</b>	<b>142</b>
第一节	梦 .....	142
第二节	太过真实的梦 .....	145
<b>第十章</b>	<b>别人的故事 .....</b>	<b>148</b>
第一节	三角 .....	148
第二节	聚会 .....	150
第三节	三位一体 .....	170
<b>第十一章</b>	<b>史蒂芬的思考 .....</b>	<b>173</b>



# 第一章 午夜惊魂

## 第一节 四种外星人

作家史蒂芬在纽约北部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幢木屋。那里非常僻静，有一条私人修的小路可以通向周围几栋零零散散的木屋；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出走就是车辆稀少的乡间公路，通往一个在很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小城镇。他和妻子安娜，还有他们的儿子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因为他的工作室就在这儿。当然在城里，他们还有一所公寓。

在这个近乎荒凉的地方，他和安娜的日子过得很清静。他们很少外出，也很少邀请朋友来他们这里。有时候，在晚饭时他们也会喝一点葡萄酒。但作为中产阶级，他们从来没有沾过毒品，甚至他们结交的朋友也没有这种爱好。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对你理解史蒂芬的讲述是多么重要，一切都不是幻觉。

史蒂芬 1977 ~ 1983 年一直在写恐怖小说。但是过了那种激情的写作生涯后，特别是有孩子以后，他忽然对那些小说失去了兴趣，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和平环境这样涉及人类生存发展这些比较严肃的现实问题上。

他曾经以为，事情是从 1985 年 7 月的一个安静的晚上开始的。当时是晚上 11 点半，史蒂芬正在楼上书房看书，清清楚楚地听见脚



步声——正常人的脚步声，偷偷地窜过前面的门廊到他刚安装了动态感应灯的地方去。当时史蒂芬想，如果感应灯一亮，他就要持枪下楼去看看。

他正这样想着，感应灯就亮了。他立刻冲下楼，但是连半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灯亮着，因为它连在一个 15 秒的延时器上。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从屋里赶到门廊充其量就是 10 秒钟，这么短的时间，任何人也无法在屋子和小路之间找个地方藏身。

史蒂芬手里拿着枪，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家里的各个房间，但是什么也没发现。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确实感到是有一个影子进了他的家。他甚至想，那个小偷是不是跳到了屋顶上。可是，屋顶也没有。等他回去检查感应灯时，发现灯已经坏了。要知道那灯在那之前一直是好的。

史蒂芬想这里太偏僻，也许自己有点神经过敏，于是看了会儿书就睡觉了，他记忆中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片漆黑。他记不清自己当时睡着了还是醒着，只记得心里很烦。随后史蒂芬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在动：光着身子，四肢伸展，好像凝固了的腾空跳跃动作。他就这样离开了屋子，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也没有感到有人动他，也没有觉得是冷是暖。他能感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肉身存在着，但是又没有任何感觉，似乎已全身瘫痪，无法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行动，只是机械地做着奇怪的姿势向前。

“显然我已经全身瘫痪，所以恐怕不能说我飘在空中，好像身底下有魔床或者飞毯。我最终判断自己是被人抬着走的。不管怎么说，我处于一种极端的恐惧之中。是在做梦还是一种幻觉，任何念头都荡然无存。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也不会想，喊也喊不出声，甚至连动也不能动一下。”

接着史蒂芬便昏厥过去了。等到再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坐在一片树林中的凹陷处。那么前面是谁把他抬到了这里呢？不得而知。周围漆黑一片，他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事后他记起一个细节：当时他发现看到灰色的地面上没有雪，感到很吃惊。他发现虽然自己身上并没有绑绳，但是依然无法自由地活动身体。